



发烧

FEVER

〔美〕罗宾·科克 著
李 小 刚 译



发烧

FEVER

主编：罗克·科克
中 小 附赠

发烧

〔美〕 罗宾·科克 著
李 小 刚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烧

〔美〕罗宾·科克 著

李 小 刚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插页 238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册

书号：10355·923 定价：2.55元

“惟天下之最强者
乃能特立独行”

——亨利克·易卜生

《人民公敌》

引 言

有毒的苯分子以渐快的速度到达骨髓。外来的化学物随着血液在承重骨狭窄的针骨缝隙间通过，进而渗入到更精细的人体组织。就象狂怒的蛮人涌进罗马，结果必然都是灾难。骨髓复杂的天然职能——本应对血细胞有利——这时会毁于外来的侵害。

每一个暴露于苯分子的细胞都会受其损害。这种化学物的性质决定它冲破细胞膜能象钢刀切开黄油那样轻而易举。红细胞或白细胞、新生细胞或成熟细胞无一例外。其中有些细胞比较幸运，只有少量的苯分子进入。酶可以使得它们失去些活性。但绝大部分细胞的内膜结构会被迅速毁坏。

在很短的时间内，苯集中浓缩到一起，数不清的毒性化学分子触及骨髓的最中心和新生的、结构良好的干细胞。这些细胞一直积极地分解再生，充当着循环血细胞的来源。它的活性正是千百年进化过程的见证。这里一刻不停的生死交替显示了生命那不可思议的神秘。一个有机体比最疯狂的科学梦想更为奇幻。苯分子毫无例外地侵入那些忙于再生的细胞，打断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那有条不紊的复制过程。这些

受伤害的大部分细胞，不是在突来的剧痛中结束生命进程，就是失去神秘的中枢系统控制，象患了狂犬病的动物一样，在狂躁中翻腾，坐以待毙。

由于苯分子也一直受到洁净血液的冲刷，骨髓可能得到的恢复就有赖于那种干细胞了。干细胞费时费力的工作就是为了孕育出印记分明的白细胞后代，它的功能是——说来好笑——帮助人体抵制外来的侵害。到苯分子进入细胞核时，它毁坏的只是脱氧核糖核酸很具体的一部分，细胞本身并没有死亡。这更坏，因为苯损害的是细胞从再生到成熟过程的良好平衡。结果是这些不正常的细胞迅速分裂再生，使后代也具备了同样的缺陷。它们不再听命于神秘的中枢控制从而发育成正常的白细胞，而是受动于一种脱离羁绊的驱策力再生成异于自身的变种。尽管它们在骨髓中貌似正常，可它们与那些新生的白细胞不同，因缺乏表面的粘液，它们以极度的贪欲为自身汲取营养，在自己的膜内成为寄生物。

二十次分裂后就会再生出百万个这种不受任何拘束的细胞。二十七次时，它们的数目就会超过十亿。这之后，它们会冲破团块，起初是点点滴滴，然后速度加快，最后会奔涌而入循环系统。这些病体细胞在人体组织中急进急出，为自身建立起丰饶的领地。分裂达到四十次时，它们的数目已超过万亿。

这就是那种极富危害性的急性成髓细胞白血病在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身上的开始阶段。这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她十二岁生日的两天后。她名叫米切莉·马梯尔。她自己还什么都不知道。唯一的征兆是：她在发烧！

第一章

一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曙光静悄悄地辉映出新罕布什尔州谢夫斯伯利严寒的景象。天空中渐露的鱼肚白赶走了恋栈的黑暗，呈现出毫无生气的灰云笼罩的天空。看天气是要下雪，不光是冷，空气中还有明显的水气，这象是在有意提醒人们：东去不远就是大西洋。

谢夫斯伯利老城的红砖建筑沿着波特马克河紧凑地排列着，象是一座淘金时代留下的村镇遗址。这河曾是城的血脉，它从雪山冠顶的雪山跳下，自北向东南流向大海。穿城而过时被一道废弃的水坝和一座不再转动的风车阻挡。河两岸排列着的一座座荒圯的厂房，唤起人们对新英格兰作为纺织工业中心繁华年代的回忆。城南端，大街的尽头，最后一座砖砌的厂房被一家叫做“复制有限公司”的化工企业占据，加工、复制橡胶、塑料、乙烯基这类东西。从那状似阴森的烟囱里一股气味辛辣的灰烟冒出来，飘散在云里。厂房周围堆放着的旧轮胎，就象是巨大的怪物排泄的粪便。

出城向南，波特马克河穿过长满树木的山坡地。两岸被

白雪覆盖的草地和那些三百年前移民们砌的粗石界篱点缀着。再向南约六公里，河道向东拐了一个纾缓的弯，形成一个约六英亩大小田园诗般的半岛之地，它的中央有一个浅水塘隔着一道水门与河道相通。浅塘后面的山坡上，座落着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白色房子，它有着人字形的屋顶和那些虚华的饰物。一条橡树和糖枫树夹拥着的私人车道向南迂回，通向马萨诸塞301号州际公路。房子南面二十五码远，常青的松树林围抱着一间饱经风雨的车库。浅塘边沿是一间与房子形状相似的建筑，这是一间由冰库改建的儿童娱乐室。

这新英格兰的绮丽风光，象是月份牌上的画一样美丽。可就是有一点：浅塘里没有鱼，周围六英尺之内没有植被。

美丽如画的白房子里，苍白的曙光透过花边窗帘射进来。越来越强的光亮把查尔斯·马梯尔从舒适的沉睡中催醒。他向左翻翻身，感到了过去两年里经常感到的满足。他对现在的生活有一种安全和稳定的感觉。他从没想到在他的前妻被确诊为淋巴肿瘤后，还能再次体验到这种感觉。她是九年前去世的，留下三个孩子由查尔斯抚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忍耐。

现在，灾难都成了过去，可怕的伤口也慢慢地愈合了。查尔斯自己也惊讶，那些空虚的日子也打发过去了。两年，他又结了婚。但他仍不敢承认自己的生活多大程度上变好了。集中精力于工作和日常的家庭生活琐事比承认新近得到的满足和由此重新感到的不稳固的幸福要来的更安全，更心安些。可凯色琳，他现在的妻子，她那乐善好施的个性

使得查尔斯难以坚持自己的看法。查尔斯碰上她的那一天就爱上了她，五个月后结了婚。过去的两年里，他对她的爱与日俱增。

黑暗渐渐退去，查尔斯能看清他沉睡的妻子的轮廓了。她躺在那里，右手无意地搭在枕上和头上。她看上去可比三十二岁年轻得多，他们年龄上相差十三岁这一事实是非常明显的：查尔斯知道自己的外表与四十五岁的年龄是没有什么出入的。可凯色琳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岁。查尔斯用臂肘支起上身，凝视着她优美的脸庞，用目光描摹着她那富有挑逗性的V型发尖，一头柔软的褐发散落在肩膀上，她那被晨光照亮的脸，在查尔斯眼里显得容光焕发。他的目光停在了她鼻子那柔和的曲线上，注意到她的鼻孔随着呼吸在闪闪发亮。看着她，他的身心激起了强烈的反应。

他看看闹钟，还有二十分钟它才会响。他高兴地钻回到热被窝里，在被单下笨拙地爱抚着他的妻子，陶醉于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还欣喜地期待起研究院里的工作。那里，一切都在稳步向前，他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激动。他是谁？查尔斯·马梯尔，一个从新泽西蒂内克地方闯出来的毛头小伙儿，今天真要在揭示癌症秘密方面走出那关键性的一步吗？查尔斯知道事情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有趣的是，他并非正式的科研出身。在他的前妻伊丽莎白患病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变态反应科的医生。她死后，他放弃了那有利可图的专业，转到了温伯格研究院成了专业科研人员。这可以说是她的死引起的反作用。尽管他的一些同事都说改行对事业不

利，尤其是专攻癌症这一课题，但他现在已经在新的工作中显露出了才华。

凯色琳意识到丈夫好象醒了，转身发现自己已经被抱住了。揉揉眼睛赶跑睡意，她看看查尔斯，笑了。很少看到他的样子这么顽皮。

“你那小心眼儿里转什么念头呢？”她笑着问。

“我一直在看着你。”

“太好了，我敢说一定非常好看喽，”凯色琳说。

“吓死人，”查尔斯戏谑着，把她那浓密的头发从前额上撩开。

凯色琳已经完全醒过来了，感到了他那迫切的激情。她的手滑下她丈夫的身体，碰到了那硬挺的阴茎。“可这是什么？”她问。

“我不能负责，”查尔斯说，“根据解剖学原理，那部分有它自己的主意。”

“我们的罗马教皇说过，男人不能贪恋妻子。”

“我没有，我只是在考虑工作，”查尔斯仍在戏谑。

第一片雪花落在人字形屋顶上时，他们的激情也达到了顶点，查尔斯淹没在这激情和温柔里了。然后，闹钟响了，一天开始了。

米切莉听到远处凯色琳的叫声。这叫声打断了她的梦：她正和父亲一起横过一片田野。米切莉想不理睬那叫声，可叫声又传来了，还有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身上。翻过身，她看

到了凯色琳的笑脸。“到起床的时候啦，”她的继母轻快地说。

米切莉这才完全清醒过来，她深深吸了口气，点点头。这一夜她过得真糟，时时被恶梦惊扰，出的汗简直把自己浸泡起来了。被窝虽是热的，可也能感到汗湿的凉意。夜里她好几次想去找查尔斯。要是她父亲是一个人的话，她就去了。

“天呐，你的脸这么红，”凯色琳拉开窗帘后说。她伸手摸摸米切莉的前额。很烫。

“我看你又发烧了，”凯色琳关切地说，“你觉得不好吗？”

“不，”米切莉很快地说。她可不要再病了，不上学呆在家里，她可不愿意。她要起来去兑桔汁，这活儿一直是她干的。

“最好还是量量你的体温，”凯色琳说着走进浴室去了。回来时她手里摆动着体温计，再检查一下水银柱的位置。“过几分钟我们就知道啦，”她把体温计放进米切莉嘴里，“含在舌头下面。我去把男孩子们叫醒就回来。”

门关上后，米切莉把体温计从嘴里拿出来。只这么一会儿，水银柱已升到华氏九十九度。她在发烧，她自己也知道。腿还疼，肚脐也有阵阵疼痛。她又把体温计放回嘴里。从躺着的地方，她可以看到窗外那间查尔斯用冰库改建的娱乐室。那上面覆盖着的新雪让她打了个寒噤。她渴望着春天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到那时候，她就可以在那富于幻想的

屋子里度过。只有她和父亲。

打开门时，十五岁的吉恩·保罗已经醒了。他正拿着他的物理书半躺在床上。他头后面的一架小型钟表式收音机正播放着轻柔的摇滚乐。他穿着件红色法兰绒睡衣，带蓝色滚边，一件凯色琳的圣诞礼物。

“还有二十分钟，”凯色琳高兴地说。

“谢谢。妈妈。”吉恩·保罗面带笑容。

凯色琳没有马上走开而是看着这孩子。她的心都要醉了。一阵强烈的冲动，她真想扑过去把他搂在怀里。可她还是极力忍住了这个诱惑。她得学会马梯尔家的规矩：对直接的身体接触吹毛求疵。开始还真有些不好掌握。凯色琳出生于波士顿南郊意大利人聚居区。在那里拥抱爱抚是常事。尽管她父亲实际上是拉脱维亚人，但在她十二岁时他就离家而去，凯色琳可以说是在没有他的影响下长大的。她觉得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早饭时候见，”她说。

吉恩·保罗知道凯色琳很喜欢他叫她妈妈。他也乐于做这个。出很低的价就可以换来她的温暖和关切。比哥哥邱克，他自愧不如；妹妹米切莉他更是抗争不过。后来，凯色琳来了，这令人激动的婚姻，使邱克，吉恩·保罗和米切莉都成了凯色琳法定的儿女。如果凯色琳高兴，吉恩·保罗可以叫她“奶奶”。他觉得爱凯色琳已经胜过爱他的亲妈妈。他多少还记得一些他死去的妈妈。她死时，吉恩·保罗六岁。

邱克在凯色琳的手第一下触到他时就眨眨眼醒过来了。

可他仍把头钻在枕头底下装睡。他知道，如果他不**动**，她就会再来触摸他，只要再坚持一会儿。他对了，这次是两只手在摇他的肩膀，枕头也被拿掉了。邱克十八岁，在东北大学一年级已经读了半年。他的功课并不好，他担忧着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那将是一场灾难。除了心理学，别的都得完蛋。

“十五分钟，”凯色琳说。她把邱克的长头发搅和乱了。“你父亲要早点儿去实验室。”

“臭大粪，”邱克低声说。

“小查尔斯！”凯色琳带着夸张的震怒说。

“我不要起床。”邱克从凯色琳手里抓回枕头，又把头埋了进去。

“哦，可你必须起来，”凯色琳说着一把揭开了被单。

邱克那只穿着短内衣的身体暴露在早晨的凉气里。他跳起来，抢过被单裹在自己身上。“我说过，别这么干！”他暴躁地嚷嚷着。

“可我也说过，把你那些脏话都留在厕所里。”凯色琳不理睬他的恶声恶气。“十五分钟！”

凯色琳转身走了出去。邱克为自己讨了个没趣而脸红。他看着她沿走廊向米切莉的房间走去。她穿着那件从旧货市场买来的丝睡袍，是很深的粉红色，跟她的肤色没有太大差别。邱克不难想象她赤身露体的样子。她当他的妈妈太年轻了。

他抓住门咣当一声把它摔上。就为了当爹的要在八点以前赶到实验室，他邱克就得象不要命的农场工人似的，天刚

亮就早早爬起来。好一个堂堂的科学家！邱克揉搓着自己的脸，看到了身边那本打开着的书：《罪与罚》。他就是靠它度过深夜来临之前的那段时间。这与功课毫无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这么干。他倒是应该看看化学课本，这门课有不及格的危险。天呐！要是真不及格，老查尔斯会说什么呀！为了没考上查尔斯的母校哈佛，他已经挨了一大通训斥了。现在要是化学课再不及格……化学可一直是查尔斯的看家本领啊。

“随便，我又不要当什么狗屁博士，”邱克焦躁地嚷着。他起身去把一套带铆钉的工装服往身上套。他把这件从未洗过的脏衣服引以为荣。在浴室里他决定不刮胡子，也许他要留起一把大胡子。

查尔斯围着一块带绒穗的围腰布。不称心的是，这东西更强调出他在过去的十年里增加的十五磅体重。他正在往脸上涂肥皂沫，脑子里转的却是那些与他现在的研究工作有关的各种情况，并把它们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生命形态的免疫学是非常复杂的，但这从没使他望而却步而是更激起他工作的热情，特别是现在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离癌症答案不远的时候。查尔斯在以前的一次次失败中警觉起来。他找到了错误所在。他现在的想法建立在多年的实验结果上，而且被一再重现的情况证实。

查尔斯开始编排白天的工作日程。他要从那些患乳腺癌灰鼠的HR7抗原着手，他希望看到的是，动物对自身肿瘤产生

“变应性”。他预期的目的越来越近了。

凯色琳推开门，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去，把睡袍从头顶上脱下来，溜进了洗浴间。水汽开始把莲蓬头的帘布搅动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拨开洗浴间的门帘对查尔斯说。

“我看我得带米切莉去看一个真正的医生，”说完又消失在门帘后边。

查尔斯正在刮胡子的手停住了。他尽量克制住别对她那句“真正的医生”冒火。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敏感的词儿。

“我原以为和一个医生结婚，起码会让我的家庭成员都得到良好的健康保障，”凯色琳在喧闹的水声里高声说。

“看来我弄错了！”

查尔斯忙自己的。在镜子里检查刮过的半边脸，慢慢发现眼皮有些浮肿。他得避免这场口仗。这种家庭“医疗问题”一般会在昼夜之间自生自灭的，可凯色琳不行，她那新近被唤醒的母性要求对每一次抽鼻子的声音，一点点疼痛和每次腹泻都要格外小心。

“米切莉还是觉得不好吗？”查尔斯问，还是谈谈具体问题好些。

“我有责任提醒你，孩子不舒服已经有好长时间了。”

查尔斯恼怒地掀开一点儿门帘。“凯色琳，我是癌症研究人员，不是小儿科大夫。”

“噢，请原谅，”凯色琳避开水柱说，“我以为你曾是个医生。”

“我可不愿意你把我拉到一场争吵里去，”查尔斯性急

地说。“这一带正闹流感，米切莉准是染上了。得这病，人是要有几天懒洋洋的，过几天就好了。”

凯色琳探头出来，直视着查尔斯。“问题是她不舒服已经有四个星期了。”

“四个星期？”他问，一时手和脸的动作都停住了。

“四个星期，”凯色琳重复道，“我可不会对感冒的初起症状沉不住气。应该带米切莉到儿童医院去，让威雷博士给看一看。另外我也想去看看斯克豪撒家的男孩。”

“好吧，我去看看米切莉，”查尔斯说完继续刮他的脸。要说是流感的话，四个星期也太长了。也许是凯色琳夸张了吧？他可不至于笨到再去问她这个问题了，最好换个话题。“斯克豪撒家的男孩儿怎么啦？”斯克豪撒一家是他们的邻居，住在距他们这里大约一英里的河上游。亨利·斯克豪撒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也是查尔斯乐于交往的人之一。他的孩子泰德比米切莉大一岁，可因为生日靠近，他们在一个年级。

凯色琳走出洗浴间，心里为她的让查尔斯去看米切莉的小计运用得当而暗喜。“泰德住院三个星期了，我听说他病得很厉害。可他住院后，我还没和玛捷通过话呢。”

“诊断是什么病？”查尔斯正把剃刀摆平修左鬓的胡子。

“从没听说过。什么性贫血之类的名字。”凯色琳边说边用毛巾擦干自己。

“再生障碍性贫血？”查尔斯用不相信的语气问。